



随笔

岳父的最高要求

□刘宏伟

岳父性格随和，是个喜乐人儿，业余爱好更是五花八门，花鸟鱼虫、古玩字画，样样沾边儿。虽谈不上有多专业，却样样能说出些门道来，而且在某些项目上，还有自己的“最高要求”。

比如养花，岳父养的花品种虽谈不上名贵，却样样长势繁茂，隔三五就得分盆移栽。自家的居所阳台、窗台摆满了还嫌不够，还在我那局促得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小窝“见缝插针”般摆放了数十盆。

养狗更是如是。岳父收养了两条

贵宾，一条毛发深褐色，名四毛，友邻所赠；一条毛发金色，名斑斑，系妻子在上海工作期间空运回来的，据说是被室友“始乱终弃”后被妻子好心收留了。无论多忙，即便自个儿顾不上吃饭，岳父也得先给两条狗按点儿准备吃食，早晚按点儿出去溜达锻炼……而且，斑斑极其护主，甭看平日无限温顺，但凡岳父睡觉时，必守在旁边寸步不离。即便是岳母想要靠近，都会龇牙咧嘴。这便是岳父养宠物的“最高要求”——人狗欢实。

其实岳父最感自豪的本事，还数做菜。但凡在外面品尝到啥可口的饭菜，回到家便会自个儿买来食材试手，直到做出跟品尝到的味道相差无几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时间一长，把岳母培养成了一个地道的“五香嘴儿”，吃啥东西都讲求口味儿，口感不对的，宁愿饿着，也点滴不沾，绝不对付。这习惯也间接传染给了妻子，搞得我现在做饭“压力山大”。这便是岳父做菜的最高要求——源于饭馆高于饭馆。尽管岳父对自己的要求蛮高，但他从不以此要求他人。他送的花被人养死

了，他也不恼，惋惜地笑笑，过些天再送几盆长势更好的，且叮嘱注意事项；狗友家的小狗打蔫儿了，他就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人分析分析，甚至帮其调理饮食对症下药；亲友家的饭菜做得不可口，他也照吃，只是告诉你这道菜如何做会更上口。

在我看来，喜欢，而不痴迷，才是志趣的上层。适可而止，既陶冶了性情，又不至于玩物丧志，岳父的志趣和“最高要求”便是如此——用心营造快乐，感染每一个身边人。

一座春风中行将消失的楼

□刘井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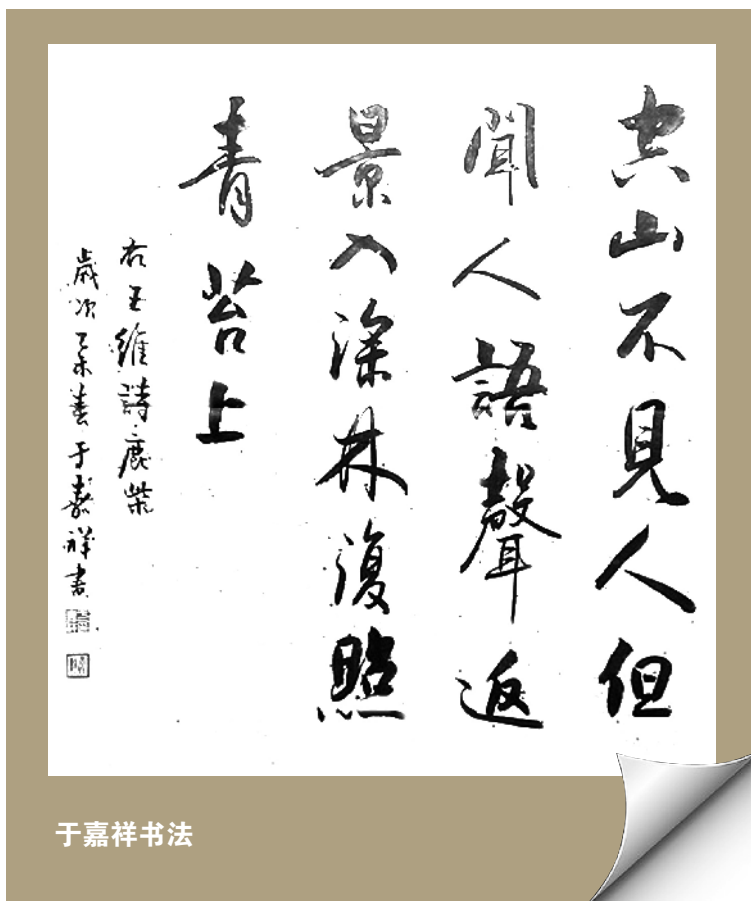
车水马龙的路边，一栋楼正在拆迁中。以往的私密空间，不该裸露的地方裸露着，还残存着被主人弃置的家具物什。

“蝉噪林逾静”，马路的喧嚣更显现了废墟楼的静寂。

因为就要消失，我开始念起它以往的样子：晒台上花盆、鸽子笼、色彩样式间杂的被褥衣服。晚间灯火不怎么辉煌的，光亮参差的人家窗口。

以往也可以叫静寂。马路的喧嚣淹没了它的“个性之音”。但你知道，它时刻在躁动着。那静寂是假象。生气全然在里面。晒台上的每件物什都有挚爱在里面。每盏灯的下面，每天都铺陈着温馨或者不温馨的故事。

平常也居于“楼市”的我，常常嫌“上下左右”“生命的躁动”干扰了我的生活，打扰了我的宁静。但如果有一天，它也像这座楼样“无生命所以”，我们能否把它留在时光里呢？那逝去的，必将成为亲切地怀念。



于嘉祥书法

扇子

□刘学友

京城已进入六月，天气热得就像蒸笼，待在屋里，门窗都打开了，仍然热得难受。我忽然看到母亲的床上有一把扇子，这把扇子是竹皮做的，久违的扇子我又看到了。

记得小时候，盛夏时节，母亲总喜欢到房荫下，坐在椅子上，拿着一把芭蕉扇呼扇呼扇地乘凉。那时芭蕉扇很盛行，几乎家家都有几把，扇起来风很大，把衣角都能扇起，你出了一身汗，扇几下芭蕉扇，感到一阵阵凉风侵入你的肌骨里，心平静了，没了急躁，得到了一种享受。我对芭蕉扇还有格外的情感，它能使我联想到那茂盛的芭蕉林。我生在北方，没有见过热带郁郁葱葱的芭蕉林，但冬天里窗户上结的冰花，那像芭蕉林似的冰花是屡见不鲜了。芭蕉林对于我有了直观感受，再看看手里的芭蕉扇，每片叶子都那么大，它干了折叠后还那么大，若是绿色的、鲜活的，会像一顶伞撑在你的头上。

纸扇一出现大约就是以一种工艺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的，纸扇上画着各种图案：山水、花鸟居多；也有各种各样的盆景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纸扇上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，那也是以美术书法的形式写上的。纸扇可以折叠，携带方便，又美观，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。大街小巷，特别是在影院里，年轻人拿着纸扇已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后来纸扇越做越别致，越做越灵巧，变成了真正的工艺品，起不到扇风的作用，价钱又贵，它便失去了使用价值，而只好摆在了工艺品柜台上供外国旅游者采办了。

社会的进步，电扇、空调进入了千家万户。古老的芭蕉扇、精美的纸扇，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了。有时在电视中看到围棋高手对弈，中国棋手喜欢拿出一把纸扇，作为一种装饰、玩物在悠闲地摆弄着。而芭蕉扇在老人手中也消失得不见了踪影。

一个时代，有一个时代的事物，芭蕉扇的时代已经像敦煌石窟一样离我们太遥远了……

考验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资格

□王耀平

电视上播出过一档节目，说是一美籍华人小伙儿谷某和北京一纪录片导演刘某，搭车16000公里去柏林旅行的故事，看了两集，觉得他们的行为很值得商榷。

我写过赞扬徒步、骑车、背包自助旅行者的文章，觉得他们了不起。最早接触背包客是1987年的夏天，两个日本人，一男一女。一个学生，一个护士，从贵阳上火车去昆明，我当时也到昆明开会，在硬卧车厢认识了。我们交流的方式是笔谈，日本人认识汉字。他们没有钱，利用假期旅游，凭着一本《10万日元游中国》，在中国长途奔波。到昆明后我们都住在昆明饭店，但是他们住在顶层的简易房内，与三十多个外国人挤在一起打地铺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其情景令我佩服之至……

这些年旅游，遇到很多行者。

路上搭我便车的很多，很少拒绝，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。唯独蹭车的，像谷某和刘某这样的职业蹭车旅友，我是一脚油门，绝不停留。他们

的特征很明显，全副武装，伸个大拇指。还有女的在前面当幌子，后面埋伏着异性同伴……一次在宁夏高速公路出口，收费站的收费员求我带上一个搭车的旅友，碍于情面，我就答应了，一直把那个年轻人送到石嘴山。

下车之后这位旅友说：“幸亏遇到您这个好心人，我等了两个多小时了……”

我当时就翻脸了，我说：“难道不让你搭车的，都不是好心人吗？你这样等车，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也没有免费的便车。你可以不付费用，我也不想收你车费，但是我瞧不起你！”我那话说得有点重，那个旅友心态极好，毫不在乎，一直在谢，走了很远还向我挥手。

我反对以乞讨的方式进行旅游，就像谷某和刘某那样。要饭是乞讨，蹭车一样是乞讨，除非你是和尚化缘，否则绝无尊严。为了达到蹭车的目的，满脸堆笑，低三下四，上车之后，还要不断的与司机套近乎，都是废话，赞美的话有些肉麻。

更何况，你们有钱，把自己的钱留起来，占别人的便宜，可以心安理得，这是什么人品？“不占别人便宜”，这应该是三岁幼儿就知道的品德，谷某刘某等人却以占便宜为荣，真是无法理解。报纸上有这样的报道，有一农民回家，买不起火车票，他就徒步行走；有一大学生没钱买票回家，他就骑自行车行走……他们傻吗？不是，他们有道德底线。

一个不怎么善良的人，去考验别人的善良。同意搭车的就是好人，不同意的肯定不是好人，什么逻辑！有个深圳人，不带钱出门，一路上借钱，考验别人对他的信任，真是可笑之至；还有年轻女子因为蹭车，把命搭上了……如果你吃完饭，你让旁边不认识的顾客帮你买单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肯定招来一顿爆揍！如果大家都像谷某和刘某这么聪明，满世界蹭车，那我们的社会岂不是乱了套了！

旅游，尽量把我们的善良传递给这个世界，而不是考验这个世界，我们没有这个资格。